



Σ

西格玛
中队

一旦完美人类出现，你我都将被取代……

02

希特勒的诅咒

BLACK ORDER

美] 詹姆斯·罗林斯 (James Rollins) 著 李玉兰 译

希特勒的诅咒

【美】詹姆斯·罗林斯（James Rollins）著 李玉兰 译

BLACK ORDER

Copyright © 2006 by Jim Czajkowski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此译文为台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正式授权

版贸核渝字（2012）第12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特勒的诅咒 /（美）罗林斯（Rollins, J.）著；李玉兰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3.12

（西格玛中队）

书名原文: Black Order

ISBN 978-7-229-07208-7

I. ①希… II. ①罗…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8574号

西格玛中队：希特勒的诅咒

XIGEMAZHONGDUI XITELEDEZUZHOU

〔美〕詹姆斯·罗林斯 著

李玉兰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策划编辑：张慧哲

责任编辑：李杰

责任印制：杨宁

营销编辑：高帆 刘菲 许珍珍

装帧设计：荆棘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80mm 1/32 印张：14.25 字数：350千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来自历史记录的提要

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当德国节节败退时，同盟国之间开始了另一场新战争：争夺纳粹的科学实验成果。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激烈竞争着，夺走很多新发明：新的真空管、新式化学制品和塑料制品、紫外线杀菌乳。不过，抢夺来的大部分重大科技成果都被列为高度机密，例如：“回形针行动”，将上百位纳粹火箭技术专家秘密转移到了美国。

但是，德国人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科技成果，以待第三帝国复活，重振声威。纳粹枪杀科学家，炸毁实验室，将相关设备或档案藏入地窖、山洞，沉到湖里，绝不让同盟国国家得逞。

所以想要搜出纳粹刻意藏起的科技成果，几乎不可能。纳粹的武装实验室多达上百个，大部分都藏在地底，范围涵盖德国、奥地利、捷克和波兰。其中最神秘的实验室位于山城布雷斯劳郊区的一个矿坑里。这个实验室研究一种代号为“钟”的机器，在矿坑附近的村落，村民都说看到了奇怪的光芒，并且出现怪病和离奇死亡事件。

俄国军队第一个抵达那个矿坑，但是它已经被摧毁，六十二位参与研究计划的科学家全被射杀。至于那套机器……则从此消失。

现在，我们只能确定：“钟”真的存在过。

来自科学记录的提要

真实人生比小说还奇幻。这本小说里针对量子力学、智能设计论和进化论的讨论，全都源于事实。



进化是生物学的根本，所以这门以改良为基础的科学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这个说法是逻辑推理抑或只是单纯的信仰？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没有信仰的科学是空泛不实的；而不重逻辑的信仰是盲目迷惘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谁说我未受神的恩宠？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后记：真实或想象

谢谢读者一路跟我来到这段旅程的终点。和以前一样，我想在最后拆解开这本小说，告诉读者哪些是真的，哪些又是想象。

先从比较不重要的开始：

DARPA的确研发了一种高科技义肢（但是我不认为他们在合成塑料义肢里设计了可以迅速充电的功能）。

至于书里的乌库法，斯坦福大学的确培育出一种新品种的老鼠，它们的大脑含有人类的神经细胞。有些科学家正在非常努力地想培育出一种大脑具有百分之百人类神经细胞的老鼠。

一名出生于2004年的德国男婴，因为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突变而形成倍肌现象，使得肌力增强，肌肉增生。这会不会是自然进化的太阳骑士？

1998年在喜马拉雅山深处发现了香格里拉。那里是冰封的群山一片无人的绿洲，流水淙淙，绿意盎然。在那些人迹罕至的深山里还藏着什么呢？

现在来谈谈书里提到的较重要的研究：

就像小说一开始提到的，“钟”是真实存在过的，这说明真实世界常常比想象更不可思议。纳粹制造了这台奇怪的机器，以一种名为艾克赛伦525的不明物质为燃料，但是关于它的用途功能现在已无从得知，只知道当“钟”启动时，会使科学家生怪病，并影响附近的村庄。二战后，“钟”消失无踪，参与研究的科学家全被枪杀，所以没有人知道它最后的下场如何。如果读者想深入了解这段离奇的历史、战后同盟国争夺纳粹科技的经过，或是纳粹对量子研究的迷恋，我建议去读我写这本小说

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尼克·库克的《零点探秘》（*The Hunt for Zero Point* by Nick Cook）。

这本小说也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海因里希·希姆莱对如尼文、神秘学的迷恋，以及他在喜马拉雅山里追寻雅利安人种起源地的经过。这些都是事实，包括他的邪恶王宫——韦维尔斯堡。如果想更了解这些史实，我建议阅读克里斯托弗·海勒的《希姆莱的十字军东征》（*Himmler's Crusade* by Christopher Hale）和彼德·莱文达的《邪恶联盟》（*Unholy Alliance* by Peter Levenda）。

最后，来谈谈这本小说中心思想的灵感来源：约乔·麦克法登的《量子进化》（*Quantum Evolution* by Johnjoe McFadden）。这本书涵盖了精彩的量子力学和它对突变和演化的可能影响。书里也谈到了我这本小说最后提出的意识层的演化。我非常建议读者阅读这本书，以了解量子 and 进化关系的全貌。

谈到进化，我们来谈谈书里最后一项议题：物种创造论和进化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我希望这本小说能让读者愿意思考并提出更多问题。不过，我坚决相信当代针对这个议题的争辩都走错了方向。与其找出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更应该思考，我们要往哪里去。

而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会是一段神秘的冒险旅程。

1945

5月4日

清晨06: 22

波兰 布雷斯劳¹要塞城

那具尸体漂在下水道的污水里。是一个男孩的尸体。浮肿的身体被老鼠咬烂了，上衣、裤子和鞋子都被人脱下拿走。在这个被敌军包围的城市里，就连破烂的衣物都很宝贵，没有东西会被浪费。

党卫军二级上将贾柯·史波伦伯快速经过那具男孩的尸体，恶心让他胃部一阵翻腾。被咬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泡在血液跟胆汁里，内脏外流，肠子里的粪便四溢，即使用湿围巾捂住嘴鼻，也阻挡不了呛鼻的尸臭。这就是这场伟大战争的结果，并且害他落到如此下场，必须从下水道逃生。这根本不是生性高傲的他会做的事。不过，他身负重大责任。

俄国人的巨型大炮轰隆隆地重击着头顶上的城市。每一次剧烈的爆炸都几乎震碎他的内脏。俄国人已经炸开城门，炸毁机场，坦克隆隆驶过圆石街道的同时，运输机降落在西泽大街。那条大街已经变成一条降落跑道。大街两边平行地排列着正在燃烧的油桶，翻腾的黑烟让浓烟密布的清晨更加令人窒息，让清晨的河湾仍像黎明一样昏暗。枪声、爆炸声充斥各个角落、每一栋房子——从阁楼到地下室，到处都是战场。

1 布雷斯劳（Breslau），波兰第四大城市，位于西南部奥得河畔。布雷斯劳为该城的德语名字。二战前该城属德国，现今它已是由波兰人构成的城市。它的另一个名字为弗罗茨瓦夫（波兰语：Wrocław）。此城的名字迄今仍多有争议。——译注

每栋房子都是一座要塞。

那是地方官汉基对民众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守住这座城市，越久越好。第三帝国¹的未来，就看他们能撑多久。

帝国的未来，也在贾柯·史波伦伯身上。

“Mach schnell（德语：快）！”他催促着后面的士兵。

贾柯带着负责撤空重要设备的保安部成员，走在这条水深及膝的肮脏水道里。十四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士兵全副武装，都背着沉重的背包。走在队伍中间的是四个最高大的士兵。原本是北海渔场码头工人的他们，肩上扛着横杆，横杆上吊着一个大木箱。

俄国人大举进攻这座位于德国及波兰边界的苏台德深山里的城市——布雷斯劳——是有原因的。这座孤城守卫着通往后面高山的隘口。过去两年来，德军从格罗斯罗森集中营调来的犯人挖通了这座城市附近的一座山峰。犯人在严格管控下炸出并挖出数条总长近一百公里的隧道。这些深山隧道是为了秘密进行一项研究计划，使敌对的同盟国无法接近刺探。

……那真是工程浩大。

但是秘密还是泄露出去了。可能是文斯劳斯矿坑附近村民谈论那种怪病时——附近村庄的村民都突然纷纷病倒，连身体健壮的人也不例外——让间谍听到并传了出去。

如果他们有更多时间完成那项研究的话……

不过，贾柯迟疑了。他并不完全了解那项秘密研究计划，只知道它的代号“克罗诺斯²”。可是，他知道的够多了。他听过被当作实验品的人的惨叫声，也看过那些实验过后的尸体。

憎恨。

这个词出现在贾柯脑海里，让他全身一阵冰凉。

他眼都不眨地处决了那些科学家。六十二位男女科学家被拉到户外，头部都中了两枪而亡。不能让文斯劳斯矿深处的研究计划外泄……

1 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纳粹政权的正式名称。——译注

2 克罗诺斯（Chronos），希腊神话里专门控制时间的天神。——译注

尤其是那个发现。只有一位科学家被留了下来。

多拉·希尔斯费尔德博士。

贾柯听到她踩着水跟在后面。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被一个士兵半拉着往前走。就女人来讲，她算长得很高，大约二十八九岁，小胸脯，腰虽然粗，双腿线条却很优美。她的头发又黑又滑，皮肤因为在地底待了好几个月而像牛奶一样惨白。她原本该和其他科学家一起被处死，可是她的父亲——雨果·希尔斯费尔德，高级研究局长、研究计划的负责人——终于露出犹太血统的卑劣。雨果想毁了自己的研究档案，可是没有成功。在他炸毁办公室前，一名士兵射杀了他。幸好他的女儿完全了解die Glocke（德语：那座钟），可以代替父亲继续研究。和父亲一样是天才的她，比其他科学家更了解那项研究。

不过，他们必须先安抚她。

每当贾柯望向她时，她眼里都燃烧着怒火。他感受得到她那像火炉一样炽烈的恨意。不过，她会合作的……就像她的父亲一样。贾柯知道如何应付这些混血的杂种犹太人。他们是最糟糕的人种。第三帝国军队里有上万个这类“半个犹太人”。虽然纳粹法律特赦这些混血犹太军人，让他们继续活着为帝国服务，不过，他们必须付出代价。通常，为了证明对帝国的忠心，这些杂种会更加英勇奋战。

然而，贾柯从来都不相信他们。多拉的父亲就证明了他的疑虑是正确的。贾柯一点都不讶异那位博士会背叛帝国。根本不能相信犹太人，那个种族应该被根除。

可是，雨果·希尔斯费尔德的特赦令是元首亲自签署的。元首不只特赦了他和他的女儿，还包括雨果住在德国中部的年迈双亲。所以，虽然贾柯不相信这些杂种，却相信元首的决定是正确的。元首的信函写着清楚的指示：撤离必要的设备和档案以便未来继续研究，其余的全部摧毁。

这表示他必须留下雨果的女儿。

还有那个婴儿。

那个出生不到一个月的犹太男婴被包在背包里，他们为他注射了微量镇静剂，以确保男婴在逃亡期间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这个男婴体内跳动着一颗邪恶的心，他是贾柯如此愤愤不平的主要原因。第三帝国的全部希望都在他身上——一个犹太婴儿。一想到这里，他又燃起一股怒火，想要一刀刺死男婴，却又不能违背上级的命令。

他也注意到多拉看着男婴的眼神混杂着爱怜和哀伤。多拉除了协助父亲进行研究外，还扮演婴儿的养母，哄他睡觉，喂他喝奶。那个婴儿是多拉愿意和他们合作的原因。他们以婴儿的性命要挟，多拉只好默然遵从贾柯的命令。

一枚迫击炮弹在下水道上方爆炸，震得他们全都跪了下去，响亮的爆炸声也震聋了他们。石灰和尘土纷纷掉入脏水里。

贾柯爬起来，低声咒骂着。

副指挥官奥斯卡·亨利克走到他旁边，指着前面的一条下水道分支。

“我们走这条分支，上将。它是一条干涸的旧防洪道。根据这张手绘地图，这条分支最后注入那条河，出口离大教堂岛不远。”

贾柯点点头。由另一支突击队驾驶的两艘武装快艇正藏在大教堂岛附近等着接应。就快到了。

他带领士兵加快脚步。头顶上的爆炸更加密集了，俄国人正全力攻击这座城市，投降是迟早的事。

贾柯来到分支巷道，他爬出去，上到防洪道的水泥台上，靴子随着脚步嘎吱作响。那股内脏腐臭味越来越浓，下水道的恶臭似乎紧随着他不放。

其他士兵也爬上水泥台。

贾柯打开手电筒照着前方。臭味是不是变淡了？他的心情和步伐都稍稍轻快了起来，就快成功逃出这座城市了，他的任务就要完成了。俄国人抵达地道密布的文斯劳斯矿时，他和士兵已经进入了西里西亚地区。为了好好迎接对方，贾柯在所有地道都安排了炸弹。俄国人和他们的同盟国会发现，在那座高山上什么也没有，只有炸弹。

贾柯一边得意地想着，一边快步走向出口，走向新鲜空气。防水道缓缓往下倾斜，他们快步跑下。头顶上的爆炸突然安静下来，他们进一步加快步伐，俄国人已经攻占了布雷斯劳。

应该快到了。马上会封锁河道。

好像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婴儿轻轻哭了一声——一声充满威胁的哭声，镇静剂的药效过了。贾柯要求军医尽量减轻药量，他们不能冒险，因为这个婴儿很重要。也许，“减轻药量”是个错误的决定……

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响。

北边有枚迫击炮弹爆炸。

婴儿号啕大哭起来。他的哭声在石头隧道里回响着远去。

“让他闭嘴。”贾柯命令抱着男婴的士兵。

那个像芦苇一样瘦细，脸色灰白的士兵边走边从肩膀上卸下背着孩子的背包。士兵头上的黑色帽子掉了下来，手脚笨拙的他努力从背包里抱出孩子。婴儿的哭声更大了。

“让——让我来，”多拉央求道。她挣扎着，想从抓着她的士兵手中挣脱。“他需要我。”

背着男婴的士兵看着贾柯。下水道上方一片安静，而男婴继续尖声哭泣。

受不了的贾柯勉强点头。

绑住多拉手腕的绳子被割断。她搓揉着手腕，走向背着男婴的士兵。那名士兵高兴地交出重担。她弯起手臂撑住婴儿的头，用双手做了一个摇篮，轻柔地摇着他。她低下头倾向男婴，将他更往怀里抱，轻哼的歌声充满安慰，穿透了男婴的哭声。她的温柔笼罩着婴儿。

男婴尖声的哭泣慢慢安静下来。

贾柯满意地对看守她的士兵点头。那名士兵拿起卢格手枪顶着多拉的背。婴儿安静下来后，他们继续在布雷斯劳繁密的下水道网络中前进。

一会儿后，一股浓重的烟味掩盖住了下水道的臭味。他的手电筒照着前方的烟幕，那意味着那里就是防洪道出口。下水道上不再响起炮弹的爆炸声，但是机关枪的嗒嗒声仍然不断——大多集中在东边。已经非常接近了，可以清楚听到奔流的水声。

贾柯以手势示意身后的士兵停下脚步，并招手要通信兵到出口处。

“通知那些船。”

通信兵利落地点了个头，往前走去，消失在灰暗的烟雾里。一会儿后，几道闪光将暗语传到附近那座小岛。那两艘船一分钟后就会通过海峡抵达他们的所在地。

贾柯转向多拉，她仍抱着婴儿。而男婴安静下来后便闭上了眼睛沉睡着。

多拉迎上贾柯的注视，眼睛眨也不眨。“你知道我父亲是对的，”她坚定并且冷静地说。多拉看向那个封死的木箱，然后又看着贾柯。“你的表情告诉我，你也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太过分了。”

“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贾柯回答。

“那谁可以决定？”

贾柯摇头转身。命令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亲自交代给他的。以自己的身份，他没有资格质问上级。可是虽然如此，他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个女人的注视。

“这有违上帝与自然。”她轻声说。

回报的通信兵救了他。“船过来了。”通信兵从轰隆隆的下水道出口走回来宣布。

贾柯命令士兵们就位，并领着他们走向下水道尽头陡峭的奥得河河岸。走向光亮的他们逐渐失去黑暗的屏障。虽然东方朝阳闪耀，但河面上黑色的烟雾及奔腾的水汽仍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掩护。

不过，能保护他们多久呢？

机关枪声继续轻快地响着，像庆祝布雷斯劳毁灭的鞭炮声。

离开恶臭的下水道后，贾科拉开湿围巾，深深吸了一口干净的空气。他在铅一般灰色的河面上搜寻着。两艘只有二十英尺高的船发出低沉单调的引擎声，划开河水朝他们驶来。每艘船上未绑死的绿色防水布下都藏着一挺上了膛的MG-42机关枪。

船后的小岛只是一团勉强看得见的黑影。大教堂岛并不是一座真正的岛。它形成于19世纪，由淤泥堆积而成。一座同世纪建成的翠绿色铁桥横跨过河，联结小岛和这边的河岸。铁桥下，那两艘船绕过石桥墩，朝他们接近。

一道耀眼的阳光射向大教堂两座高塔的尖端，吸引了贾柯的注意力，他抬头看着尖塔。这个上世纪形成的小岛就是根据那座教堂命名的。小岛上挤着六座教堂，这是其中一座。

多拉的话仍在贾柯脑海里回荡。

这有违上帝与自然。

清晨的寒冷侵入骨髓，他感到刺痛又冰冷。远离这里后，他就能忘掉过去几天发生的事，那会让他很开心。

第一艘船抵达岸边。虽然刚刚对未来的想象让贾柯分心，但他很开心，甚至比船的到达更让他快乐。他催促着属下上船。

多拉抱着婴儿站到旁边，由刚刚那名士兵看守着。她也看到了那两座在浓烟弥漫的天空中闪耀的尖塔。枪声继续响着，并且越来越接近他们，已经可以清楚听到慢速前进的坦克碾过大街的声音，其中点缀着哭喊和尖叫声。

她不敢违抗的上帝在哪里？

绝对不在这里。

属下都上船后，贾柯走向多拉说：“上船。”他原本打算严厉地命令她，但她脸上的某个表情软化了他。

她顺从地上船，但仍注视着那座教堂，思绪飞向遥远的天空。

在这个时刻，贾柯发现她竟是如此美丽……即使她是个混血杂种。她突然绊了一下，身子向前扑去，但很快又恢复了平衡，然后低头检查婴儿的状况。她抬头望着灰色的河水和黑雾，脸上的表情又变得严肃起来——如石头般坚硬，甚至连寻找座位时的眼神也异常坚定冷漠。

她坐在右舷边的长椅上，身侧是看守她的士兵。

贾柯在她对面坐下，冲船长挥了挥手，示意他开船。“我们一定要准时到达。”他看着河水。他们正朝着西方前进，远离东边的出海口，远离正在升起的朝阳。

他看着手表。一架德国容克Ju 52运输机应该正在十公里外一个废弃的机场等着他们。这架运输机漆上了德国红十字的字样，伪装成医疗救援用机，以躲过敌军的攻击。

船转了一圈，往上游方向驶去，引擎的轰鸣声顿时响起。俄国人阻止不了他们了。结束了。

他游离的思绪被多拉的举动拉回。他凝视着她。

多拉低头轻轻亲吻婴儿有着细软头发的头部。她抬起头，正对上贾柯的目光。他在她脸上看不到反抗和怒气，只看到决心。

贾柯明白了即将发生的事。“不要——”

太迟了。

多拉站起来往后靠向低矮的栏杆，双脚一蹬，抱着婴儿后翻身落入冰冷的河水中。

看守她的士兵被她突然的举动吓到了，转身朝河水狂乱扫射。

贾柯冲到士兵旁边，扬手将士兵手中的枪打掉。“你会射死那个婴儿。”

贾柯弯身在河水里搜寻，其他士兵也站了起来，船身摇晃着。贾柯在铅一般的河水上只看到自己的倒影。他比了个手势要船长绕一圈。

什么也没有。

他搜寻从水里冒上来的气泡，但因满载而吃水很深的船身激起了翻腾的尾波，搅得河水混浊无法辨识。他一拳击向栏杆。

有其父……必有其女……

只有杂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他以前也亲眼见识过犹太母亲闷死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得以解脱。他以为多拉比那些母亲更坚强，但最后……也许她没有别的选择。

他又让船绕了一段时间以寻找她的下落。他的属下分散在船的四周搜寻着。她不见了。

头顶上咻的一声划过一颗炮弹，他们不能再逗留了。

贾柯挥手要士兵们回到位子上坐好。他指向西方那架正等着他们的飞机。他们至少还有那些木箱和资料，没有多拉和那个孩子会很麻烦，但还有别的办法。他们能成功制造出那个婴儿，就能再造一个。

“走。”他命令着。

两艘船再一次启程，引擎声越来越大，油门全开，快速驶去。

一会儿后，两艘船都消失在了烟雾中。布雷斯劳被熊熊烈火包围着。

多拉听着两艘船驶向远方。

她在支撑那座古老铁桥的一根石柱后方踩着水，一只手紧紧盖住婴儿的嘴巴，以免他出声大哭，并祈祷他能从鼻子得到足够的氧气，但是婴儿现在的呼吸很微弱。

她也是。

一颗子弹划伤了她的脖子的一侧，鲜血大量流出，染红了河水。她的视线模糊，但是仍然用尽全力将婴儿高举在水面上。

翻下船前，她原本决心淹死自己和婴儿。可是，冰冷的河水冻醒了她，再加上脖子伤口的灼痛，她自杀的决心被扯裂了。她想起教堂尖塔的光亮。她并不信仰基督教，教堂也不属于她成长背景的一部分，但那提醒她，眼前的黑暗会过去，光明会重现。到那时，人类不再攻击自己的手足，母亲不再需要溺死自己的孩子。

她游进深水区，任由水流将她带向那座桥。她在水面下紧捏着婴儿的鼻子，并将空气吐入他嘴里，以维持孩子的生命。虽然她原本打算自杀，但是活着的欲望一旦被燃起，就越来越炽烈，胸口燃着一团求生烈火。

这个男孩还没有名字。

人不能没有名字就死去。

她在水流中载沉载浮，急促地呼吸着，并将空气送入孩子口中。河面下一片漆黑。是难以置信的运气将她带到那根石柱，让她有个地方立足藏身。

现在两艘船都驶远了，她不能再在这里逗留。

血从脖子大量涌出。她知道，自己还活着是因为寒冷，但是同样的寒冷正在冻结婴儿脆弱的生命。

她笨拙地游向河岸。她的身体逐渐衰弱麻木，每一个动作都让她经历类似被鞭打的痛楚。她沉下去，婴儿也沉下去。

不。

她挣扎着浮出水面，但河水突然变得很厚重，根本游不动。

她拒绝投降。

她的靴子撞上滑溜的石头，脚趾传来剧痛。她大叫，忘记自己是在水里，所以吃了一大口水。她又往下沉，最后奋力地游，游离那些看起来很模糊的石头。她的头往后倒去，水流将她的身体带向河岸。

脚下突然碰到升起的河岸。

她手脚并用，使出全力离开河水。她将婴儿举在自己脖子前，走上河岸，面朝下倒在石头岸边。她动不了了，全身无力。脖子伤口流出的血染红了婴儿。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确认男孩的情况。

他没有任何动静，胸口没有呼吸的起伏。

她闭上眼睛祷告，然后坠入了永无止境的黑暗。

哭，可恶，哭啊……

瓦里克神父是第一个听到低泣声的人。

他和教友们躲在圣彼得与保罗大教堂的地下酒窖里。昨晚俄国人开始轰炸布雷斯劳时，他们逃入了这里。他们跪着祈祷小岛能躲过劫难。这座建于15世纪的教堂，百年来躲过了数个改变布雷斯劳这个边境城市的重大事件。他们祈祷着，希望上帝能再保护他们一次。

就是在这样虔诚的静穆时刻，悲哀的哭泣声传到这些修士的耳中。

年迈的瓦里克神父慢慢地站起来。

“你要去哪里？”法兰兹问。

“猫咪在叫我。”神父回答。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喂河边野猫剩菜剩饭，所以教堂常听到野猫乞食的叫声。

“现在出去太危险了。”另一位修士警告他，声音充满恐惧。

瓦里克神父活了大半辈子，已经不怕死亡，反而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他穿过地窖，弯身进入那道短走廊，走廊尽头就是位于河边的门。以前，都是经由这条走廊，将煤炭从船上运到现在储存着精致绿酒瓶的地窖。这些绿酒瓶被放在橡木桶里，积满了灰尘。

他走向那扇古老的门，抬起门闩，用肩膀将门顶开。